

高邊豫魯冀晉

三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# 班炮少年秋曲

著 曲 欣 岩 插 曹 石

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晉冀魯豫邊區  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三十

苗秋年小炮班  
(附插曲)

曹欣作  
石岩作曲

華新北行發店書

# 苗秋小年炮班

## (曲插附)

晉冀魯豫邊區  
文藝創作小作之書叢三十

著者：曹欣  
插曲：石岩

編輯者：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

## 苗秋年小砲班

苗秋年：二十三歲，獨一旅三十八團三營八連小砲班班長。

張忠貴：副班長，（背步槍）。

梁付文：一組射手。

郭桂枝：一組彈藥手。

李其會：（從小鬼班調來的）十七歲，一組彈藥手。

王富喜：二組射手。

梁永連：二組彈藥手。

王維珠：二十歲，身體弱，長得矮小，心情也像小孩。

董金保：三組射手，秋年的同鄉。

杜六保：三組彈藥手。

韓連生：三組彈藥手，嬌嘴。

老婆婆：四五十歲。

時：一九四六——一九四七年。

苗：（背着背包，高高興興地上）。

（唱二曲）昨天我才結了婚，連部給我來了信，

叫我趕緊回部隊，隊伍馬上要動身。

（白）我小砲班班長當秋天年，大前天給連首長請了假，回家結婚去了，昨天才把媳婦娶回家

裏，連部給我下命令叫我馬上回來，說隊伍要出發下河南去。

我回到連部，連長給我說得很清楚，因為現在有重要的任務，不然，一定不叫我回來，連長對我真是樣樣關心到了，我怎麼能把私人事情妨礙工作呢。連長叫咱班在這次行軍中要創造成模範班，我回去同大家商量商量。

（唱二曲）參軍原是爲革命，公私一定要分清，

私人事先放下，上級命令要執行。（下）

張：（與董上）喂，夥計，（快板）黃金保我問你，咱們班長會不會回來呢？

董：依我看是不會的，班長同媳婦可好哩，從小在一塊兒長大，一塊種菜又種地，兩相情願的好夫妻，娶過一夜就分離？我說不會的是不會的。

張：我看你是瞎估計，班長革命最澈底，只要聽說爲公事，馬上就會回來的。

董：班長樣樣起模範，這件事情就不沾（白）不行，你估計得不正確，我是他老鄉還摸不透他的心事。

（音樂奏第一曲，班長偷偷上）

張：那要是回來了怎麼辦？

董：他回來了我就不姓董。

張：那就跟我姓張，當我兒，行不行？

董：媽的，行，要是回不來了，你就當收兒。

張：行，夥計，當兒還得磕頭呢。

董：行！

苗：（突然跳了出來，用背包打着董的屁股）快吧，張金保，快磕頭吧！

董：我虧他娘，你真回來啦！

張：兒子快磕頭吧。

董：行，我一會兒準給你磕，你讓我先問問他。

張：不行，不行，先磕一個。（苗幫張把他推了一把，磕了一個頭。）

張：好兒子。

董：我揍你個狗肉的，（向班）班長你怎麼結婚才一天就回來啦？

苗：我這窮小子要沒有革命還能娶起老婆，個人有天大的事情也要服從工作嘛。

董：咱家怎麼樣啦，分到果實沒有？

苗：分到了，（快板）董金保我告訴你，家裏過得真美氣，自從翻身運動後，分了房子又分地，我家分了三間房，一串院子分給你，我家地三畝，你家七畝地，二家合了一頭牛，一家一對大母鷄，你母親真歡喜，成天咯咯嚶嚶笑嘻嘻，從今後，咱們再不受地主惡霸的氣，再不受地主惡霸的氣。  
董：那該不是過好了。

張：就是呀，更不是開革命，咱們那有這樣的好時光呀，革命給了咱的好處，咱們可得要好好保住呢。

董：對，可得加油幹。

苗：現在反動派又在河南那邊進攻了，咱們不能等他到家門口再打，部隊馬上要出發到河南去，叫那邊沒解放的老百姓也得到解放，像咱們一樣過好日子，連長希望咱們在行軍過程中創造個模範班

，咱們把同志們叫出來啦！

張：行，同志們快出來吧，班長回來啦！

(衆出)怎麼班長回來啦？

王富喜：(簡稱王)班長你倆個人怎麼能離開了？

梁永連：(簡稱梁)班長你昨天給你老婆說啥了？

衆：叫他反省吧……

苗：不要亂，不要亂，這些事情往後我給大家啦吧，現在有個緊要事情要啦啦了，隊伍明天就要往河南開，連長希望我們在行軍過程中創造個模範班，大家有沒有信心呀？

衆：有。

苗：有可不是光嘴裏說，要實際幹才行，咱們大家想想，怎樣才能成了模範班，保證行軍任務的完成。

王：我說咱班保證不掉隊。

苗：對：大家說行不行。

衆：行。

郭：班長，這我怕不行吧。

衆：怎麼大家都行你不行。

苗：別……我知追郭桂枝身上長了一身疥是個困難，不過我想也不要緊，咱們同志們天大的困難都克服了，只要大家幫他忙，這一點小困難一定能夠克服的。

董：這還不容易，我幫他背上背包。

苗：我給你背砲彈箱。

王維珠：(簡稱珠)我幫你背上掛包。

郭：那不用了，我自己的行李，我還是能背，我也保證不掉隊。

梁：我提議咱們不犯羣衆紀律，愛護老百姓。

苗：這怕不行吧？

杜：只要韓連生能保證不偷吃人家的東西，那就不成問題。

韓：我絕對能保證，媽的，我才偷吃了一回東西，你們就說不完了。

苗：那行，我再給大家提一個條件吧，我知道有些人好想家可不要半路里夾着尾巴竄回來啦？

董：班長你說了，你娶上媳婦才一天就能同大家一起出發，咱們就會竄回來啦？那個不是自願革命的，你別小看了咱們。

杜：到河南把反動派打走了，也叫咱家翻翻身，咱還會竄了，你放心吧。

衆：絕對能保證。

苗：那就好，咱們一會兒把這三個條件寫出來，給全連挑戰，叫大家都來保證。

衆：行。

苗：來，同志們，來吸上枝洋煙吧，一人一枝

梁：呀班長抖起來了有洋煙了呀。

杜：準是他老婆給他的。

董：咱來吸枝變喜煙。

衆：吸枝變喜煙，班長的老婆還給他買煙了呀。

苗：你們別胡說了，那是我老婆買的。

王：那你那裏來錢買洋煙？

苗：喲，你忘了前四天咱們幹啥了？

王：前四天（想了想）對了咱們背柴了，全班一共背了二百斤，你個人就背了一百斤。

苗：那就對了，連部不是每斤按二元錢發了嗎？

王：那錢不是已經平分了嗎？

苗：平分了，不還剩餘了四十多塊錢嗎？化的就是他。

王：呀，那咱們不吸這煙，那錢是全班決定給你的麼，你背得多，同志們已經多分了你的錢了麼？

苗：把煙還班長，還班長。

苗：煙酒不分家麼，快去整理東西準備出發吧。

王：（便唱衆和）：班長出力氣呀，嗨呀，

咱們吸紙煙呀嗨呀。

三曲（齊唱）：班長特咱親呀，

保證作戰和打軍，

咱工作要加塞呀，

官兵團結一條心。

×

×

四曲衆唱小砲歌上，（行軍行列）

小砲小砲輕便靈巧，平射曲射隨你挑，

超越我軍轟擊目標，消滅死角最有效，

隨時隨地發揚威力，讓我們的步兵冲向前，

小砲小砲輕便靈巧，打走日本有功勞，

蔣介石敢來瞎胡鬧，咱就支起小鋼砲，

打得將軍頭破血流，堅決把他消滅掉。

（哨子聲「原地休息」：隊伍紛紛坐下。）

珠：實在跑乏了，一天就幹一百。

王：梁永連，你昨黑夜睡好了沒有？

梁：睡好了，睡好了，要不睡好，今天還能走動了，班長實在是操心呀，走得那樣累還親自照顧我房子。

董：我怕班長昨天就沒睡好，把坑全讓給咱們，他睡在涼冰冰的地面上。

張：那是他的老作風，從不睡坑，半夜裏還要起來給咱們蓋被子呢。

李其會：（上）富喜，富喜，苗班長呢？

王：在後面招呼桂枝呢。

李：怎麼他掉了隊了？

王：沒有離開大隊，就在九分隊那裏。

董：你找他幹啥？

李：我來看他出洋相了，當班長身上就跟有蜜的一樣，我一忽兒不見他真想得慌。

董：那就把你從小鬼班調到小砲班吧。

李：那該是好，我真想來。

（聲，「立起，立起，走了走了，」衆站起。）

珠：媽的，呀，越休息，越困得慌。

衆：實在。

李：怎麼，班長還不來？

郭：（在後面叫）班長，班長，把砲彈箱給我吧，給我吧，（苗在人羣裏鑽了出來，臉上用綿花貼遍

假眉毛，變成了個老漢。嘻嘻嘻地逗着大家。）嘻嘻嘻你看我老漢白痴白痴還挖上你們了，你們這些年害人。

苗：（伸手把珠的砲彈箱拿了過來。）嘻嘻嘻你看我老漢白痴白痴還挖上你們了，你們這些年害人。

快加油吧，（音樂奏小砲歌）

衆：他娘的，你看咱班長出這洋相。（大笑）

王：（向珠）還累不累？

珠：不累了，不累了。（衆推着他下。）

×  
×  
×

韓：五曲（鬼鬼祟祟上）（唱）

河南這地方好，地方好，柿子花生還有棉胡桃，

我有心摘下個柿子來嘗嘗，就怕被別人看見了，

我在這四下裏照一照，沒有人望這裏瞧，

我有心摘下個柿子來嘗嘗，違反了紀律不得了，

嘴裏癢癢真難熬，伸手摘柿心裏跳。（咬了一口）

（白）怎麼是酸的，媽的，管他呢，（唱）張開大嘴把它咬。

（婦，手裏拿了幾個碗，喜氣洋洋地出，韓背着她沒有見還在摘柿子。）

婦：六曲（唱）太陽出來遍地紅、人人都要勤勞勵，

往年佃戶沒吃用，今年糊了身有地種，

柿子紅來胡桃青，八路軍比誰都親，

咱有這樣的好光景，全靠咱們的八路軍。

（班長呀真是好，樣樣道理都說到，

又精明來又勤勞，幫助掃院把糞挑。

（圓頭一眼望見了韓，韓趕緊把柿子藏在袖子裏，嘴裏滿地含着一口柿子，也不敢吐，躲

開他的眼光去看樹。」

婦：（白）同志，你瞧這棵柿樹長得不壞吧，這還是咱爺爺手裏種的呢，前幾年中央軍佔在這裏全叫他們吃了，他就知道柿子是咱們老百姓的糧食，老百姓一棵柿樹要頂半口人的糧食，軍隊人多一人吃一個就吃光了，中央軍不光是吃，還糟蹋得厲害呢，這棵柿樹長了幾年了，咱就沒收上一顆柿子，去年又叫財下去了，今年八路軍來了鬧了禪身才要回來的，同志，等柿子紅了請到咱家來吃呀，叫八路軍吃點東西，我從心底裏願意。

同志，你們連長才將來給我借碗，我把洗乾淨了你帶回吧，

韓：（不能講話）唔……

婦：（當他是牙痛）怎麼，同志，你臉上腫了，是牙痛吧，那我來看看，我家隔壁的大嬸子會看牙，我看是不是風火牙。

韓：（不敢張嘴，只能作手勢告她不要緊。）

婦：我看看麼，大嬸也愛見八路軍，她不會要錢的，你們出門在外，有了病，有了災，要早治，早好。（還要去看）

韓：不，不……

苗：（上，扭了一扭水。）老太太，您在啦？

婦：在啦，苗班長。

苗：給你家扭上水來啦。

婦：啊呀，同志，你真好極了，說話又給扭上水來啦，我實在過意不去呀。

苗：沒啥快開門吧。

婦：對……

韓：（見他們走了，吐了那口柿子）好運呀！

（唱七曲）老鄉把柿子當糧食，我爲啥把它糟蹋掉。  
我在那班務會作過保證，怎麼今天又犯了。

你看咱班長多勤勞，早起幫老鄉把水挑。

我沒有幫助就夠糟糕，爲啥又把柿子來摘掉。

大家要把咱班來搞好，我在這裏瞎胡鬧。

餓嘴饑嘴真不好，趕快把它來改掉。

苗：（出）韓連生，你在家裏幹啥？

韓：班長，我犯了錯誤了。

苗：怎麼啦？

韓：（指柿子）你看。

苗：那一——你先去告訴老鄉，給他賠不是，承認錯誤，晚上在班務會上好好反省。

韓：班長，我到班，反省吧！不用給老鄉說了。

苗：不行，你損害了老百姓，就得去承認錯誤。（下）

韓：（唱七曲）怪只怪我嘴發饑，弄得我左右爲了難。

我這裏拿出五塊錢，叫駐老鄉快出來。

苗：幹啥？同志。

韓：賠你五塊錢。

苗：怎麼，把碗打了？

苗：沒有。

婦：那幹啥賠我五塊錢？

韓：你看（指柿子）。

婦：（會意了）唔，（笑了笑）這不要緊，就是澀得還不能吃，把錢拿回去吧。

（韓拿起碗來就跑，走得過猛，脚上一滑，差一點把碗打了。）

婦：同志，走好，走好（過去扶他，趁機把票子塞在他衣領裏。）

韓：不聊緊，不要緊！（跑下）

婦：（笑）這個同志（下）

X

X

X

X

萬：（唱二曲）太陽紅呀紅如火，勝仗打的多又多。

上級又給新任務，今晚就要打鹿樓。

（白）：我們住到河南已經三個多月了，打了很多勝仗，自從選成我們摸範班以後，班裏國志情緒更高了，方才在連部開會，上級要叫我們打鹿樓，聽說鹿樓是偽軍孫殿英的據點，很頑固，作了很多堅強的工事，我雖然還不是個黨員，我也交出了最後黨費，決心要好好地幹他一下。我現在把副班長叫出來給他商量商量，看還有啥要準備的沒有？副班長，出來吧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

張：什麼呀，夥計，我早在報上看到了，又消滅了三個牛旅是不是？

萬：看你能得，不是的，是該咱們也幹一下了。

張：真的，打那裏？

苗：鹿樓。

苗：今晚上。

11

張：那我趕緊給同志們講去，叫大家檢查武器。

苗：慢慢的，咱們想想還有啥家務事沒辦適，

張：鞋才發了，砲彈、手榴彈足足的，沒啥了，沒啥了。

苗：嗨，別忙麼，（唱八曲）

同志們，乾糧少，打仗一定要吃飽。

張：（唱）乾糧少，也沒法搞，那有時間把乾糧炒。

苗：這村裏，紅薯好，買上幾斤燒一燒。

張：紅薯好，也辦不到，咱們有冀南票。

苗：三個八，津貼費，給你去把紅薯找。

張：苗班長，這可不好，你也玩得不得了。

苗：開革命，當領導，照顧大家該週到。

張苗：（合唱）開革命，當領導，照顧大家該週到。

苗：同志們，在一起開革命像兄弟一樣，這幾個錢能算個啥。

張：那我去做紅薯，你召集開會，好好地動員一下，研究研究怎麼個打法，我把紅薯作好，馬上帶回來分給大家。

苗：不，不要分給大家，紅薯甜好吃，一分給大家都閒吃了，起不了作用。

張：那怎麼辦呢？

苗：作好了，用我的包袱皮包好，我來給大家背上，等餓了吃，還有一級的那個小鬼，可得叫永連好，好照顧了。別看他廿歲了身體弱，腳上有病，沒有戰鬥經驗。

張：對，我給永連說。（下）

（機槍步槍聲不斷的呼噠着，隊伍向土壘下前進）。

董：同志們先這裏休息吧，我到前面看陣地去。

李：班長我也跟你去吧。

苗：嗨這裏離前面還有一里地呢，今天是七九運主攻，我們的預備隊，前面暗堡很多，你們先在這裏好好休息，一會兒輪到咱們幹的時候，咱們再好好宰他一手（迅速爬過土壘）（按組坐下）

韓：金保，你還有乾糧沒有？

董：怎麼，你餓了？

韓：上午吃了一鍋煮紅薯，吃飯的時候就吃不下，現在肚子又餓起來了！

董：吃了一鍋紅薯，又是犯羣衆紀律了吧！

韓：他娘的，我就不會去買，別用死眼光看人。

董：真的是用錢買的？真的改了？

韓：班長給我談了又談，就是個木頭人也得動動心改改樣子呀。

董：真的改了，再沒有偷吃老鄉的柿子？嘴裏不漏了？

韓：媽的，你別絕人短，我揍你。

張：別鬧，別鬧，怎麼一點敵情觀念也沒有？

董：嗨（低聲地）那你的乾糧呢？

韓：吃光了。

董：那還是露嘴巴！老毛病沒改。  
（韓又要揍他，班長回來了）

營：怎麼樣班長？

苗：副連長先叫咱們在這裏休息，一會兒聽他招呼，叫特別注意暗堡，我把陣地都看好了，小鬼你怕不怕？

珠：有些怕，怎麼子彈老在頭上炸呢？

苗：那不要緊，這子彈飛的可高呢，打不着人，你只要聽老梁的話，叫你怎你就怎那就行了，不能過的路我一定不叫你們過。

王：天氣真冷。

梁：噯噯，其會別睡着了，小心着了涼。

韓：媽的肚子就是餓了。

苗嗨：——別睡了，咱來給你們唱個秧歌吧。

衆：好——

苗：不要叫喚，咱輕輕的來。

(輕聲地唱襄垣秧歌，衆拍打手掌唱和着過門)

河裏流水結薄冰，北風呼呼刮得緊，

我問同志餓不餓，再問同志冷不冷，

韓：又餓，又冷。

苗：(他把槍當作拐棍支在手裏挺起大肚裝着老財的樣子)

(白)我老財可不冷，

我老財吃肉又喝酒，肚子吃得蜜崩崩，

狐皮袍子穿得暖，渾身上下熱騰騰，